



青春的上海话

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，上海同样也有只属于自己的语言，来表达它鲜活的内在。曾有人担心上海话的没落，如今，有一帮年轻人，用开放轻松的心态，带着怀旧思乡的情结，认真地玩着上海话。他们，让上海话在变化中更加丰富有趣。

■文 | 王俊逸 ■图 | 龚凌

上海的市井气，是《长恨歌》里王安忆描写的“流言传得飞快”的弄堂，也是王家沙里氤氲着热气的蟹粉小笼、汤团，也是街头巷尾那一声声的“笃笃笃，卖糖粥”。

上海话，对于自小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，是爷娘的一声声“宝宝”、“囡囡”，是邻居见面的一声“吃过伐？”，是公交车售票员的“往里厢轧一轧”，是与同学朋友闲聊的“吾帮侬讲blablabla”，是面对不喜欢的人脱口而出的“十三点”……是温馨的童年记忆，也是家乡的味道。

上海话，对于来到这座城市的新上海人来说，是小时候看《三毛流浪记》里听到的“小赤佬”，是天书一样的“伊刚伊懿伊刚”，是海派清口里的黑色幽默，是上海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第一波冲击。

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他的《语言》一书中指出：“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，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。”

的确如此。语言不能脱离城市，而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。就像广东、香港有粤语，福建有闽南语，江浙有吴语，东北有东北话……一种语言，就像一个人，一出口，就带上了自己的个性。上海同样也只有属于自己的语言，只有这个语言能忠实地表达它数百年来生

存的状态，能表达它鲜活的内在。

上海话与上海这座城市密不可分，它们相辅相成，融为一体。这个语言传递着这个城市的讯息：我活着。

上海这座城市孕育了海派文化，孵化了许多企业，繁荣了经济，也生长出一帮思维活跃、个性鲜明的年轻人。

这一批年轻人生在80后，长在大上海。他们耳濡目染的是那些最市井的俚语，又接收着各类媒体资讯。对这些年轻人来说，普通话是他们学习、工作甚至日常生活中更多使用的语言，是交流融合的姿态，是开放、现代的姿态。而上海话，则是本土的，带着不可磨灭的情结的生活。

嘻唎乐团代表着一个不算小，也不算庞大的群体。他们从小到大听的是欧美的Hip&Hop，看的是日本的动漫，吃的却是王家沙的汤团。于是，他们试图用最现代的音乐形式，比如rap、R&B、摇滚，结合最本土的语言——上海话，表达属于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生活。

王厂长，同嘻唎乐团一样，他也用自己的说唱，表达着这座城市的真实。

小乐是主持人，他的职业使他讲着一口标准的播音腔普通话，但他也是一个说海派段子的高手。在他主持

的节目中，他总会讲一两个方言段子，传递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才懂的黑色幽默，有时自嘲，有时吐槽。

陈意心的表达方式则是电影。他拍摄了短片《大白鸣钟》。这是一个用方言讲述的爱情故事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上海城市变迁的地标物之一的大白鸣钟。而他也准备筹拍第二部方言电影。

王佳梁最近红了，因为他尝试着开发“上海话输入法”。在没有专门的输入法以前，就有许多上海人用普通话的单字来拼读上海话。但这专门的输入法，或许正适应了许多人的需求，也令上海话的书写更容易。

语言学家帕尔默说过，“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，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。”上海话并非一成不变，如今被大众操着的上海话与一百年前，甚至只是短短二十年前的上海话都大不相同。从上海开埠的第一声汽笛鸣叫起，一批又一批新上海人、外国人进入上海，丰富着补充着沪语的词汇，也改变了沪语的一些发音和说法。

在这帮玩上海话的年轻人心中，上海话就是在这变和不变中变得丰富有趣，在中西方的融合中变得更有魅力，而这也正是海派文化的精神。